



傳行狀墓誌

七本

△



上日宏義

州山集宙之卷目錄
傳

本滿寺日重傳

本遠寺日遠傳

霞谷山人傳

蓮永寺日乾傳

能因法師傳



州山集宙之卷

傳

中興三師傳

本滿寺日重傳一

師諱日重號一如世洛城人父有事緣遊若州
因生師為甫六歲乃携歸而投光山南泉坊性
敏而好學機辯如響一日伴其師赴齋齋主舉
觴師受酒而酒之墻齋主笑曰墻之言欲飲乎
師應聲曰言不肯飲乎佗日亦赴齋又有酒師

潛弃牀下，檀家視之，曰：兒不欲不受，則何弃耶？師曰：施於法界耳。適入庚申會，圍碁象碁，丁然，師默坐于側。烏人或謂師曰：子亦圍碁乎？何獨寡也？師曰：吾不復知象碁也。後有問之者，師語曰：吾但言不能碁，人將言象碁，吾不多費辭而已。其幼敏而用心之深，皆此類也。泉南日珖及常光，諦山光，詮俗之稱三光者也。光珖音同故共約斷金講習，天台六十卷而旁礪教觀，頗得通曉。於是學凌雲，結師乃鼓笈而至泉南。年

最少，在席末，而其智解嶄然。出羣一座，欽之三師，特稱為法器。已而遊南京，學唯識傳，因明，既返而瑞世乎本滿寺，接緇白之暇，日誦台教，其玄義文句止觀，乃六年而竣。烏日乾及練意輩為之聽，凌此時寶地，私記未出于世。練意密謄而祕為每詰於師，以私記義，師直會之。十常六七餘，則明日而答，率以為常。而師異之，謂門人曰：意之難問過量者遠矣。疑畜異書也。一日練意外遊門人偷搜而果得私記於意之秘笈之

中則常所揚，都悉寶地之義。耳師之會，釋當古
義者十之中，八九矣。而意性不移，遂成逆路之
者。師講席日盛，輪下必有入於是。光山闔衆，晉
議特設，求法院請師學。凌爭趨填門，擁室歷七
寒暑，畢三大部。日遠舜惠等學業於此，就矣。師
嘗慨然而歎曰：余前在廣布說法論，冀之際涉
六年，畢三部，令專為講主，而底事所礙，至于斯
哉。是唯人之加懶也。耳師功成，不居，乃還舊寺，
結小庵而隱焉。慶長七年春，有身延之請，師固

辭不起。因乞高弟日乾師聽之，而日乾日遠相
繼，皆再住延山，而以其功勞，歸之於師。配於延
山，列祖也。師雖在屏居，而戶外之屢滿矣。又談
宗祖書等，宏才巧辯，慈靈終日聽者，忘退矣。師
性質素不事浮華，紙衣布衲，至老不改。會在病
牀，門人皆諫曰：師衰老而臥，病麻衣楮衾，非所
宜。且人或以不孝罪吾輩乎？唯願易之。師終不
隨。元和九年閏八月六日，逝。唱和歌二章，代遺
偈。享年七十五。未詳法臘。初師在平城，偶會方

生齋宗二其先宋人齒垂九旬耳目未衰學且
 倭漢兼明乎俱舍唯識因明等又究禪家諸錄
 師就之聽禪錄儒書及日本紀又從清原枝賢
 受論語孝經及神代卷職原等之家訓枝賢號
 雪庵所謂環翠軒之孫也播之書寫山世傳經
 音會書寫總持坊至泉南妙國精舍師親承音
 旨聞人幽齋及紹巴之輩為方外交每相逢清
 談度日師拾其蕃露集之凡十餘卷名曰和語
 抄嗜倭歌者寫之為枕中秘矣晚年手抄愚案

記百家之言間雜而錄尤便蒙學獲之者如窮
 兒暴富其餘抄記不可枚舉云

蓮永寺日乾傳二

師諱日乾字孝順號寂照姓塚本氏父某越之
 前州人武勇士也世降淪落平若州小濱於此
 產師幼事郡之長源寺欽法師偶喪父乃偕
 母入京而後廣布重上人時師年十二歲穎悟
 而強記涉六年究三大部遂事遊歷寓三井學
 俱舍如南都習瑜伽唯識律部等師巧論議善

講說六為光山大論議，講師且尅百日，法談事
 竣而擢所謂學道衆。時年二十六，光山有學道
 已來，味至三十而預此職者，師為始。烏重師移
 光山講院，乃令師繼廣布之。席師內脩行法，外
 勤演說，兼專營構。慶長七年冬，延山請師重師
 許以某月，乃明年返。廣布十四年，再住延山行
 法之外，專勤論議。延山舊有立正會，每歲三月
 二十八即戒宗發軔之日也。而會儀味備，師始
 制堅義之式，居六年乃隱。延山西谷寬永五年

池上日樹作法亂師為之，與日遠同。止武城三
 歲矣，遂與對論。而日樹之後遭竄，逐七年夏
 幕下台德院有命賜師洛之妙覺寺住，一年而反
 乎攝州。初慶長七年冬十月，述宗門大意一卷
 上。文祿帝中和門院請師屢聽法，譚因賜紫
 方袍。元和三年春，師遊攝州，能勢郡鞍縣有古
 堂郡主攝津守某請師說法。其堂安彌陀藥師
 二像，彌陀偉大，無殿藥師在寶殿中。師將陞座
 先拜彌陀像，次進藥師前。當其時，乎殿扉印開

八字一會咸生希有心感動不止寬永三年夏
大旱于時師在能勢村民乞師祈雨村有潭曰
龍淵師封咒投潭即時雨降終日一村大洽但
其雨不被於外因隣村又求烏師如先又大兩
二日乃止初元和三年春師之能勢相攸卜居
郡主深欽師德為捨基址師誅茆而居扁曰覺
樹菴六年紀陽侯母氏養珠院移駿州松野精
舍而營于有度郡沓谷此寺日持上人之舊院
也厥地狹隘不足改為由是有斯舉烏於是大

作營稱廣附山林而招師為中興祖謂之蓮永
寺繼令日遠補處九年師辭松山還能勢寬永
四年師於洛北鷹峰自梅一庵名常照寺後成
講聚常照寺記云元和中開基審十二年冬十
月十四示微恙二十七日寂于本滿寺年七十
六坐夏未詳師儀貌截然如巖山臨乎海視者
不覺而伏演說坐久身首不傾音聲不變詞去
卑俗語無重複君子以為唱導之標式

本遠寺日遠傳三

師諱日遠字堯順自號一道姓石井氏京兆人父名了玄師有二兄曰了程曰了俱皆有優才而精倭歌道師幼而父亡甫六歲其母與重師出家師初到日會重師剪爪乃令師收爪師拾畢猶覓左右重師曰兒何求耶師曰爪唯九耳重師笑曰足矣其一吾前剪之重師奇之加意教育為習法華未幾八軸皆誦徹尋學台教敏悟之聲早滿都城年十六自講法華聽者服其神悟重師講止觀門人密議曰止觀淵奧尚尼

文義豈能達微旨哉不若就堯順聽文句也遂勸師講焉師自此入則聽止觀出則講文句止觀訖日文句過半矣師之南京聽俱舍及律部稟瑜伽唯識之學已返京師而入東山大藏其所抄錄三十卷分六部所謂佛菩薩二乘人天雜部也會有總州法輪之請時師年二十八建仁雄長老作詩餞行有天下總應無等倫之句於此乎重師先命董廣布席不笑臨法輪時慶長四年也乃講台教大小諸部凡六年所謂玄

義文句集解文心解顯性錄等也學者嚮慕如
水趨澤師年三十三方住乎身延山會常樂日
經英淨土宗有事東照宮名師於駿府師因
請曰願遂宗論東照宮大願乃議當死刑師
不變自著莖服且暮待刑東照宮感其志操
許而歸山師即辭身延而入大野自構一室今
之本遠寺也於是學者彌衆又講三大部於後
養珠院言幕下大猷院寄封戶為一方本山而
告紀陽侯曰吾死則藏乎大野因之墓于此山

誓密石為廟且改規大厦佛殿僧舍莊嚴盡美
矣元和元年秋東照宮命師再住延山一年
又反乎大野觀念禮誦之暇猶力講說寬永七
年夏池上日樹被竄幕下台德院乃以池上賜
於師師固辭不聽居一年而退藏于鎌倉經谷
初師在延山繁務之中講說大揚論議六熾加
之造佛像營伽藍尤修立正會其會始乎申時
卒乎辰巳人不堪其久師儼然不動於席明智
道在總之法輪講文句三四年未終師寄書勉

之曰昔者先師住廣布講三大部六歲而訖及
講于光山七易裘葛先師怠之常勵吾徒依是
余之住于法輪時偶因日道之事數出江府多
喪居諸文句之講雖亘三歲實乃二歲而已今
汝數年而一部文句猶未果何為其度日哉寬
永十九年春正月師在經谷示微疾因追高祖
舊事二月之杪乃赴池上三月五日安庠而化
壽七十一夏六十六葬歛之時絕無臭烟而骨
之白如珂月門人分其少許各秘蓄焉乃收骨

灰塔于大野十如院日行者質直之人也一夕
夢見師威容尊勝倍常行毛骨震掉不勝敬服
因問生處師曰在兜率內院師性慈愍逢寒者
脫其衣見貧人分之資然金錢之類生來不觸
手其清素之風誠類波之砥柱也三時梵行所
謂五悔及禮誦書寫等凡日課三十餘事冒寒
暑而不廢自讀法華一萬餘部時咏和歌遣
懷善歌者皆稱之然師不酷嗜之其所州三大
部記數十卷多錄所聞因名隨聞記及刻于板

則學者請曰此記不是隨陀問而所錄耶乞名
之曰隨問師從之諷經之人不知音義無辨句
逗師為之著隨音句二卷音句不明和訓隨差
作譯和集三卷其餘抄出著述不遑具記並行
于世嘗九條相國幸家公解后師于有馬温泉
因延師講法華五章四釋懸河琅々公悅甚乃
臨師旅寓而親謝之洗浴之餘已畢一卷歸洛
重乞一部略說師述法華大意呈為師得人者
衆祝要友達亮暹忠明等皆主講聚而住巨刹

紀陽侯歸師厚之當師滅後為母氏勸養珠寺
乃以師擬開基祖而寺配大野之次
贊曰古稱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漆使之然也重
師以明教之質而遇乎三老之興學也果邁於
其所出矣乾遠二師並為克家之子慧日增輝
彼所謂三光者此三師之瑞歟何其漆之至於
斯我而乾師以柯羅滿慈才鳴特講學之名不
振遠公駕說垂裕後昆斯言若墜將來寡識者
執卷懶睡耳加之清素以極溺節操以扶危夫

百世之下聞者豈不興起哉蓋集二師大成者其遠公乎吾恨不及見斯人也嗟乎遠公而在余雖為之取履所忻慕焉

能因法師傳

能因法師者橘姓俗名永愷橘諸兄公十世之孫也父肥之後州刺史元愷因補文章生襲刺肥州人呼曰肥後進士又為長州刺史後祝髮隱乎攝之古曾部初名融因後改能因人又不名稱古曾部入道為人溫雅有醞藉而為食不

多嘗在藤兼房居每食少啖飯而已菜蔬不進兼房怪之窺見因處則童薦小果物發之如粉因和飯啖之耳素嗜和歌甚而深究幽玄之思世稱詩正風體矣一時聞人源道濟藤公任江嘉言輩皆友善一日與兼房共車過東洞院至銅駝坊俄下自步兼房怪而問之因曰此許伊勢御之舊蹤也國俗稱貴婦人為御彼手所栽松猶存吾不忍乘也及木末之隱遂不升偶作白河關歌自為秀逸而意斯歌可惜吾徒詠之乎乃謂東

關行脚而屏居半年常在重屋上雖隣人不知
 時々開軒窓出首曝之面漸黑已而出矣人問
 旅中有何詠曰無唯於白河關得此一首始傳
 其歌厥後竹田大夫國行者赴與州過白河關
 其日故著新衣問何事則曰是古曾部入道詠
 名歌處豈以褻服而過此耶人之稱其歌如此
 有加久夜節信レ只好事士一日初見因相得甚
 悅因曰今日會面可謂多幸何以賞君迺自褚
 中レ出小錦囊中有一片木屑曰此長柄橋斷屑

也吾秘之久矣今為君發之耳節信驚喜珍戴
 於是節信亦探懷出一乾蝦蟆曰此所謂井堤
 蛙也相共感歎把玩不已帝嘗勅因進其木屑
 因惜鳥不肯進帝笑而令人夜中奪之因蹉叱
 悲之如兒慕母江公レ賢家有櫻因愛其花每春
 必自古曾部來洛一童從之而已一時惜春登
 金龍寺山路無人落花寂々因棄回不敢去日
 暮鐘響時詠倭歌一首到于令人皆為口實其
 歌載在新古今中永承四年內裏歌合因獻倭

歌京極黃門收之小倉百首中元曆帝親撰言
令歌人一百人取其絕唱各三首名曰時代不
同歌合乃以因配蟬麻呂因嘗從範圍遊豫州
範圍一云實綱一云實國一云且從勅撰說其春大旱三四月不雨無
由下穀範圍患之禱爾萬方無効乃令因詠倭
歌獻三島神祠應時大雨連三日三夜不止因
撰四代和歌名玄々集自序曰紀貫之奉勅撰
玄之又玄三百六十首今予所撰者永延己未
寬德以往篇什也又輯歌枕所謂公任新撰髓

腦俊類無名抄仲實綺語抄清輔與義抄并因
歌枕稱之五家髓腦為世所重或遊與州作八
十島記清輔曰和歌振古無師而能因始師長
能因昔稱肥後進士時嘗出行至長能宅前偶
折輪迺遣牽副車來送其來入長能舍邂逅相
遇欣然款話因輒問曰詠和歌何如長能舉以
嘉言落葉歌因浚領之自茲終結師資之契其
玄々集多載長能歌因恒示人曰要詠和歌唯
好之好必有秀歌來因之和歌若干見十一二代

勅撰云

贊曰余酷愛能翁之歌真率平易也大凡歌人
 不刻意求奇又刻意求平並非真歌人矣翁則
 不然長能示嘉言歌一聞即領為而一生之詠
 皆本於茲矣嘉言同時之士而翁之交友也翁
 不以令人古人而為心惟正者從之其意已正
 如此宜乎其歌真率平易也是非刻意求之明
 矣故一詠能降三日雨而潤天下蒼生苟非出
 於正者豈至感鬼神也哉

霞谷山人傳

山人不言何許人問其姓名曰山吾姓也人吾
 名也嘗家州山遊霞谷而樂之因以為號為好
 讀書不擇何書遇異書即買之家最貧書債常
 多性多病而憂寒一歲之中惟以夏月為快爾
 而每讀書欣然忘之恒言曰法界我心也心我
 法界也法界之興心始無二戒也我宅定也我
 衣慧也我食以此遊乎法界云
 贊曰病有二為心病也身病也蓋心病也者雖

神醫而無術矣若山人者身病也已矣法界之
心何病之有樂笑死

州山集洪之卷目錄

行狀

楨尾平等心王院興律始祖明忍律師行

業記

攝州原田法華寺日雄法師行狀

攝州熊野田日孟法師行狀

知足庵日勝行狀 州山宜翁行實

墓誌

中川齊庵墓石誌代

州山集洪之卷

行狀 墓誌

業記 榎尾平等心王院興律始祖明忍律師行

律師諱明忍初名以白字俊正族中原氏權大
外記康綱九世之孫少內記康雄次子也小字
久松俗諱賢好以天正四年丙子歲誕于洛城
甫七歲隨高雄僧正晉海學聰悟過絕人十一
歲春三月初冠任少內記雖有家兄其才不若

以故嗣家業殿上聯句委命執筆頗不問字能
諸聚分韻略叢林宿學皆嘆服曰不謂當今有
此神童官事之暇勤脩家業取其舊記補闕繼
廢身錄數十卷十六歲任少外記右少史兩職
而雖受此遇不榮之唯昔所聞海師慈訓在心
無忘常馱世相寄思雲山時攀高雄峰躊躇
忘歸慶長四年律師二十四歲遂投高雄剃落
即以海師為河間梨栗伽密行明年十一月
十五日開十八道修四度加行律師嘗嘆律幢

之久傾乃往南京尋古聖遺教專事抽繹于時
有沙門慧雲本法花宗之徒也妙年自出家道
行堅高慧解秀徹人或稱觀行即慧雲常慨僧
徒邪命說法以謂非持戒非出家豈能
受檀信乎乃曉述丹波山中燒炭編蒲自活有
年矣一日訪靈蹟遊南都與律師解后而互述
素志宛如宿契二人摩手流涕感喜偕入西大
寺同受戒寺有友尊素信戒律於是齊志共探
律藏西大寺者所謂興正菩薩弘法之地也

廢之後久不振雖有軌則隨行全缺然尚有多
聞老學能說持犯開遮律師幸之共慧雲友尊
相共隨學如晴遇明宿滯冰釋慶長七年律師
二十七歲於梅尾祈好相共雲尊二人自誓受
戒專勵止作隨行意欲追嘉禎之蹤再興律幢
之倒慶長九年二月十一日律師慧雲共講行
事鈔至十二月二十日竟一遍其餘律部及後
二戒學無不研究禎尾平等心王院者弘法大
師之神足智泉所闢也建治帝時泉州禎尾山

自證上人復興其基爾後又湮沒而屬莽蒼也
久矣晉海僧正隨喜律師如法奉戒乃重開禎
尾分附東照神君嘗所賜寺田如干而並請
律師及二師住焉西大寺沙門高珍精毘尼學
律師招之大開講律師常謂吾已遂通受自
誓之願而味果別受相承之望於是乎跋踰海
之志慶長十一年律師年方三十一乃以新學
徒屬二師已出禎尾六物之外無隨身具時有
沙彌曰師臨異域何不雙字書之類乎律師啞

然笑而已既而到對馬偶聞震且佛法大衰未
反解纜因此贈書雲公告曰異朝佛法不足欣
慕只須一眾和合以夏滿日共行別受律師寓
馬島數年環堵之室不蔽風日常行乞食資用
不充經論要文悉書古紙雖書牘亦多然嘗聞
書梵網經記其後云且為備廢忘兼紙州書不
敢輕慢佛語矣會母書自洛至律師便殷勤捧
戴投山下小流終不啟視人莫知其意初律師
欲入唐時同志者多已至發日唯道依一人而

已律師在馬島抱病日久慶長十五年夏病已
華矣六月五日涑手筆遺書高雄僧正謝其深
恩歷時苦甚即執短杖叩席唱佛號願生安養
即時紫雲變黓寶華亂墜律師親書曰此苦須
更之事此清涼雲中交彼聖眾我許快樂我其
詞用倭字不備于此六月七日歸寂其年三十
有五葬事已畢道依盡肩律師所有輕重物來
歸一眾痛絕如喪恃怙僧正得書不勝悲歎自
作和歌追慕焉律師嘗製自誓血脉圖與正之

下系讚辭曰并吞三聚長養戒身耀法利生千古未聞一日省我比丘懷律師行狀來乞余筆削余非不顧淺才但以舊知之故不敢辭讓信狀纂輯言雖朴質庶乎不失律師之事實也夫末法出家尚不知三衣之名者多矣律師當是時也歆迴狂瀾於既倒又得雲尊二師遂世其家今之言律者指模尾為中興也嗚乎於法滅之日再見比丘儀相者豈非律師之績也哉吾憾文獻不足不堪述律師之聲德也

攝州原田法華寺日雄法師行狀

法師若州小濱內藤氏之子母永井氏日雄名也實成彌也其娠時有感異瑞因茲父心誓曰此子出胎捨為佛子以天正十年壬午佛誕日生生暮月父約後瀨山日賢僧都作弟子字呼少將年始三歲投妙興寺及十五歲更字善住乃入勢井譚林晨講夕磨七送歲序僧都嘗親一院於後瀨山中法師自勢井歸住于茲三四年年慶長十年法師二十四歲登身延山樓七

面峰三載讀誦法華一千部其初住時怪事甚夥方夜聞邪許之聲如曳大木巨石或從虛空落瓦礫或從屋梁垂人之隻脚自此夜有轉大木之聲比及三十七日下神前之池汲水有一圓木飛墜于前徑一尺長二尺許應時山齋大震如斯事七八度三七日後晡時入堂讀誦已四卷許戶扇有聲俄倒其響如山之崩暴風復類入來法師誦經自若既出則其戶如故此山冬日雪深丈餘無鳥獸之踪時苦行者四五

人來而問路如此之類多矣天寒無水野蔬亦無煮雪敲冰而炊才以芋莖為羹而已明年四月八日法師欲詣延山出峰山麓赤澤有村民某此日期迄其家路猶雪深行可一里卒遇風雪前路漫不知所之會臨懸崖因思此下必有蹊乎乃緣木援枝而下技忽折笑踉轉不覺至山足而中間氣絕至暮方獲四顧不辨方所歎左欲右踟躕久矣於是自作闡問於七面神乃就右邊而行里許忽見遠火法師欣而趨之

又里許果得其所則赤澤之某家也夜既過二
更一村皆寢獨此家遇馬之病燒燈未眠法師
以為神援也千部之期將滿矣方斯時乎家父
切慕法師迺遣法師兄某使歸法師曰千部今
餘三四十部吾待願滿之日歸省未晚也兄曰
家父戀子太切令若不返怕命不久矣法師曰
冥慮不測吾其次於神乎而得籤則在歸三之
皆然依此還于若耶是又隱乎攝之長久寺
勤修積年寬永七年法師四十九歲春三月二

十八日尋同州熊野田千里山栖止者六年尤
勤讀誦阿部備中守家幹近藤五郎左衛門及
山本新兵衛二人同心上同州原田妙見山創
寺延法師法師辭之請彌固已而應焉落之名
法華寺時法師五十四歲居九白益積讀誦之
功矣寬永二十年法師齒六十二秋九月二十
四日以法華寺付弟子日遙菟裘于寺之側又
修讀誦四年矣遙嘗問曰師年來讀誦幾何曰
吾前錄一萬部厥後不復記耳正保三年法師

六十五秋九月十五日入山州鳴龍三寶寺締
州廬更作讀誦八年承應二年七十二歲偶歸
故國而築一室屏居顏曰即圓坊讀誦之業日
夜不廢居三歲乃寂于茲春秋七十四明曆元
年四月十九日也法師嘗傳持於佛在世之大
衣華光寺日梵律師一見此衣浚生希有之想
數載之後欲復拜之詣法華寺既抵本照寺住
持僧日圭相迎曰如今遠來何事律師乃語所
由圭曰奇哉感應之如此也日雄近日欲以彼

袈裟授與于公而將赴京師且待須臾雄鼎來
律師感悅即就原田遂受僧伽梨歸矣厥後律
師以此衣授余余讀其記曰此大衣者佛世已
降三國傳來乃至日孟孟傳日須須傳日雄雄
傳日梵余憑茲知法師之名也因問律師雄者
何人也曰有德之人精修無比嘗闢原田法華
寺曰有行狀乎曰吾未之見而今有雄之嗣住
於原田吾當問之未矣檢錄事條而來律師曰
此記如是願勞子之刪手可乎余雖固拙文只

其授衣之孫也。豈宜以拙而辭為哉。於是乎卒采筆而不敢妄削一事。猶恐有漏脫。法師之貽厥必藏諸匱。以俟大手筆者也。

攝州熊野田日孟法師行狀

法師中川氏諱日孟字秀典。若州小濱人也。家雖甚富。志在佛乘。年二十七棄妻及二子出家。聞日堯上人德風。投于京師。法師父母不勝思慕。母特涕泣。逐來。法師漸誘而返之。於是乎遂志為教藏。生公闡絳紗于洛北。松崎法師從之。

聽教觀之。旨尋遊乎飯高。日尊若耶。夢門之門。精習有年矣。立本寺。日純有道。誓時竄跡於山。科法師抱慕蘭之志。就旁縛廬。日夕親炙。純付以所居精舍。無炎復。隱舊廬。其所畜持經一部。麻衣楮衾而已。法師有一僧伽梨。相傳佛在世之物也。觀念誦經之時。必置之側。為常在室內。禪誦度日。暮年出山科。如攝州熊野田盤結州庵。佛座之外。以上土為牀。倍勉禪誦。若耶日雄素望法師之風。來共枯淡。頃之法師以州菴屬雄。

一日感病來華光寺寺即堯上人所棲處也意欲取滅於此矣門人桓風恬爾日梵輩凡十餘人左右侍養未終前一月法師預以倭歌記寂日至期誦經唱題奄爾化去即寬永七年七月二日也俗齒六十九僧夏四十三法師頗有知入之鑒隨其樂欲循善誘一聽教者不信受鮮矣智辨必足禦侮也其俗時若州有馬利耶蕪者弘所謂天主教從其說者風靡泉南日珖欲面折之來若耶法師謂曰噫彼外道豈足用

師力其請試當之乃假著野人服而廁乎聽聞之中及說半也法師前曰汝說天則清淨人則不淨捨不淨人作清淨天吾素田夫躬事耕種每見麥種作麥菽種作菽以之推之豈得不淨人作清淨天耶吾聞如佛教則不然眾生本來具清淨性其性與佛無二無別一念能到必感佛果如汝之說是非虛妄邪見之法乎耶蕪罔措即夜潛亡去法師善筆翰少也從道人妙旨受書法蓋趙松雪之迹也嘗書法華全部及千

字文皆刊而行于世一日日豐上人與日梵俱遊檀信之家日梵有童未薙髮檀家憐其稚也密引食鮮童不肯食檀家感激便向上人稱焉日梵曰然在予門者雖僕不啖上人喟然曰嗚乎秀典遺風餘烈今猶及童僕乎歎息不已贊曰余昔從鳴瀧中正師遊焉道話之次動稱日孟余意竊欽之華光梵師彼之高徒也一夕問事實而得梗概焉余見其折耶蘇辯之已發于妙齡則迦旃之才獲乎天成矣如在殼之類

加也矧乎其出殼之時哉然而生平捨衆憤關不樂所說至論要語蓋無聞矣吾甚惜焉

知足庵日勝行狀

日勝字尊中小字俊麻呂姓藤氏四辻亞相公理子也母能州拾遺利政女勝在胎至八月而不動人以爲恙乃責以鍼藥月滿而產焉寬永十五年正月十三日也有僧義要者其夜夢拜金色釋迦倚像告之言今夜四辻某家生子彌字尊中夢覺直造亞相門待旦而入呼家人曰

今夜此家不生男乎家人曰然何以知之僧具
說夢事遂以為號為慶安元年勝年十一父母
忽憶夢事歸釋禮本法寺日養為師勝性敏穎
養器之愛重一時省親在家珍膳盈盤父母言
曰俊也未難染盃食之乎勝對曰吾歸釋氏慈
行可效我未剃髮寧忍食肉乎父母恥之自後
戲不復言尊重院日僊在本法寺精于諷經名
施一宗養乃託勝習法華未幾通八軸養又親
書論語及和漢詩緇門寶訓授勝讀焉蓋親書

者除倭訓也冬夜偶在父許緇素相交因爐
談中有禪僧愛勝之機辯捷疾戲之曰兒雖敏
給但奈其言不實何何我法華宗者所謂四十
餘年未顯真實兒最少年何實之有勝笑曰予
曲會經文必陷阿鼻火坑僧曰我欲入其火坑
而活計勝曰我其令活計乎即起把僧墜於爐
炭之中僧愕然曰是伶俐兒賞嘆不已其幼敏
類之明年日養住于總州中山勝即隨之日養
利物之暇兼教四書讀古文唐詩慶安四年勝

十四歲冬十月祖師忌辰於中山薙髮得度同年臘月從日養歸京師學十不二門等承應元年日養辭本法寺潛蹟于城西常賢寺勝侍左右常習教觀二年夏日養又退藏于北山鷹峰溪山之畔一廬蕭然勝乃與數輩同志促膝請益是年之冬日養再住于中山勝冒風雪隨逐父兄皆留之不可時勝兄季賢有送勝歌詞讀之者莫不潛然勝造中山忽染病及春增劇乃出于江府寓伶人安藝之舍以從事於醫藥至

秋病小愈父母不忍思之屢促歸勝遂來歸更加醫療明年春夏之交病頗瘳矣予時寓于洛妙顯寺勝厭淹留于鄉乃來而依予自是常坐一室默讀書蚤夜以專而晨夕梵誦無虛日然感舊病數笑笈々乎仆而復興長少咸服其勉勵矣勝素好白文書偶得佛祖統紀唐本欣然讀之而觀四明寄門人崇矩書告博究五經雅言即研精五經殊於易熟矣而繫辭兩篇背誦不差明曆元年勝年十九其年之秋予如深

州山麓誅茅卜居而以其地僻苦謝勝弗聽相
逐而來予不得已掃茅屋居之攻苦食淡與衆
共之明年之春勝躬結廬扁曰知足庵而有永
就烟霞依泉石之志勝又與同志之東山讀黃
山谷集予制之曰東山不為近矣予之纖疋懦
弱豈能耐往反乎強而為之必致沉疴勝對曰
閑步任情是足養性之一端乎吾試可乃已既
而黃詩三四卷不出請為三月之始告予省觀
父母予觀其色衰也予問曰子無所苦乎勝曰

非無也予迺備山下輿僮命駕而往為勝在鄉
五六月臥病不起父母驚之求救於萬方無効
諸醫縮手而退矣至五月之中病革矣於是乃
辭父家而移祖父之舊宅厥地閑靜佳木可悅
勝以為終焉之所予聞之即往而看候為勝第
僧某左右就養兄季賢季有憧懣問之六月
二十日暹明謂予曰我二三日病甚苦令覺少
快而吾命在近我死便送于浚州餘無復可言
少為稱曰南無妙法蓮華經無來無去又謂在

右曰汝等勿嗟我生時而生死時而死勝羸臥
百餘日體衰無力而不能自動初東首南面到
此便昇牀北首勝曰使吾右脇予舉扶而為之
已而展曼荼羅開經函勝即合掌口唱法華題
予乃誦壽量品未終奄然逝年始二十歲時明
曆二年丙申六月二十日也其日即送淡州關
維無真氣墓骨于知足庵旁松林之中見聞悉
莫不嘆惜為勝為人形容短矮風骨瀟灑溫雅
少言以清操稱脩學之暇輿至即咏詩而不酷

者之不無遺藁今茲之春有酬同志日可詩予
偶記之尋道雲山裏離塵未免塵我生多有病
公意不曾貧燈火照幽獨書窗友古人烟霞應
自愛休遇世間春或曰勝公初生之夜義要所
夢可異為尊中之稱不亦美乎然而其名不遂
其道不成而卒蚤夭何如我佛夢中說夢者
非耶余曰非也夫道者不在壽夭名者不在顯
晦惟所在也勝也多病而好學言行不玷少小
持節以善其終若斯而止矣雖夭可矣若反之

則不_レ死_ナ何_カ為_ス且_ツ勝_也清操温雅_ヲ尊_ニ與_レ得_レ正_ヲ而
斃_レ非_レ中_ニ與_レ此_レ名_ノ之_レ所以_テ稱_フ實_也况_ヤ乎_カ我_佛之_レ化
明_實俱_ニ被_レ本_ト無_レ寤_寐之_レ漏_豈託_レ夢_中與_レ荆_乎曰
自_行則_可也如_レ無_レ利_他何_日利_他在_自行_之中
矣如_ハ勝_者則_足使_夫寄_病流_蕩隨_俗翕_張而_抵
死_不反_者奮_然立_志是_大有_益於_人也儻_其往_他
他_方而_八相_成道_不可_知也

州山宜翁行實

古_稱盛_德之_士君_不得_而臣_父不_得而_子宜_翁

蓋_有道_者也社_中皆_推之_年又_少妙_子才_一歲
以_故每_與愛_而友_之未_得而_子第_凡記_行事_者
朋_友之_責不_可遜_也宜_翁諱_日可_自彌_竹庵_俗
姓_岡田_氏讚_州丸_龜人_父名_吉勝_母井_上氏_宜
翁_幼也_父無_故出_宜翁_母母_乃没_人而_流落_偶
寢_病于_攝州_宜翁_躬往_而看_候遂_知母_之不_可
起_乃携_歸讚_之高_松高_松母_之舊_梓終_死于_此
既_葬之_悲慟_而歸_于時_宜翁_年十_八事_後母_不
孝_父又_逐後_母宜_翁益_不樂_性素_好學_而父_不

喜之。每密讀書而良父之知為父果逐宜翁乃
不獲已。來乎京師。自此既有出塵網之志矣。承
應元年。宜翁年二十九。自剃髮。投西山。義萃會
義萃遊乎關左。又投興正寺。拙堂聽圓覺經之
說。受般若心經。微旨明年之冬。介御史中丞某
來。從妙子。妙子時在洛寺。寓居居三四月。言妙
子曰。吾欲永事師。願更衣。於是始捨禪而歸。我
讀法華數日。學業日新。其俗時嘗好王陽明之
學習氣。未除動輒讀文錄傳習錄諸書。而以事

理合一之旨。扣之。妙子笑而曰。儒吾道之
一端耳。未足與議也。子熟於我學。久而自得。為
數年之後。偶隨妙子在攝之高槐。一夕遽而曰。
我始得儒佛同異。自今而後。吾專攻竺典也。從
此良知之書架。頭塵滾。明曆元年。宜翁年三十。
二隨妙子入於霞谷。雖去洛遠。不倦。分衛行住
坐眠。怡然樂道。初宜翁在洛社時。其故二舊妻也
僧祇。不勝思慕。與母自讚州來。臨院門外。使人
言曰。讚州人尋宜翁。來願一相見。宜翁未知是

誰自出視之則故二也宜翁無怪色乃恭言曰
辱遠來雖宜慰勞此處不許女人入門請自此
辭也便入故二且恥且怨而返宜翁雖絕世緣
未嘗忘父之事常悲其違命時々跪讀孝經獨
盡其心矣一時父因事止于京師有日宜翁僥
倖就門而候舍主故舊也憑之失傳意父不聽
宜翁日々躡蹻不能去朝往而暮歸如此十許
日父遂歸讚州宜翁潛送之至于大坂號泣而
別然宜翁每念父年邁而無聊乃以書促鄉里

親族而誘後母之共女在京者而遂歸於家為
偶父俄病而死及訃至也宜翁不食者三日人
咸諫之微進飪粥於是親族自鄉來乃欲誘而
歸宜翁曰吾已出家今何為而歸耶且夫父在
日罪余不容而至身後吾其欺父乎今幸我妹
共母在家鄰等為求佳婿繼父家我願也遂不
往為宜翁聞我妹克家乃明年春返鄉拜父墳
墓寬文元年夏四月嬰微疾在高槻五月之中
之京就醫藥六月朔自京歸僑寓于隣峯玉鮮

院五日之朝畢會諸友告訣而整法衣展坐具
向佛三拜已而同音誦壽量品三拜而復坐將
終謂諸友曰我出家以來梵行不缺十年樂道
而常自謂天地之間無可以代此者風烟山水
是我家鄉豈離此土別求寂光傍僧請遺偈宜
翁笑曰向之數句我辭世之語耳頃之徧體這
惱叫呼之聲驚隣久之醒矣問之曰不知吾快
安寢耳竟夜閑談奄然而終實六日日出之時
也葬歛之間氣貌如生面有微笑安世壽三十

八臘十夏人皆惜其不壽笑宜翁好學之志孜
不怠愛道之思無所不至嘗從妙子過第五
橋時北風甚烈宜翁乃傍于側以身遮之平日
之志率類于此為人朴實不苟悅於人初見者
以為難近漸親則感其實因此知己最少一生
清貧隨身資具三衣猶不全况其餘乎有時題
詩詠和歌而今覓遺稿無多得焉又自錄所見
聞曰竹菴雜記

墓誌

中川齊庵墓石誌代

先君疾病孟秋之杪余乃潔文室傍而逐之為
便看候也先君素歸佛乘而志好古及氣息喘
味缺一日課而聞古人崇行則喜余侍湯藥之
次取高僧之事迹且讀且談欣然如忘病矣味
爽大漸彌留既而曰甚矣吾衰也我今將廢讀
誦因課僧勸之時九月十五日也余百計更求
醫偶有大明之醫寓于京師余即招之先君曰
毋名也已吾必不起矣縱起非吾志也何者子

也水雲身也吾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今吾死於
子之手不亦幸乎二十日謂余曰久志出家子
之所素知也生前雖一日我願足矣即剃髮披
田衣因合十指謝余曰嗚乎子則我師非吾子
也大歡喜二十二日製辭世偈親書願文之背
而喘為苦甚余視之無奈之何乃沒容而謂
曰公嘗有轉重輕受之願又常作苦即法界之
觀今其時我先君莞爾而頷曰信然苦即法界
苦即妙法吾復何患從是時以此為口實二

十四日至曉曰我今快樂所苦已減三分之二
而不_レ久矣數日不能自起此日猶扶人出而使
利而不_レ令人近傍余災諫言當病劇雖有尊像
律之所聽也先君曰吾亦曾聞之然猶不忍而
已乃盥漱着法衣令僧三五輩靜唱題各自不
隨稱良久手脫帽合掌對世尊像端坐而逝享
年六十有二歲於乎先君隱君子也人孰委其
平日矧末後之際乎余雖無文豈得不記哉然
而余少小離鄉萬里遊方奉晨昏無_レ失時如其

詳者余亦所知也先君姓中川氏諱某號齊
庵法號曰常慧洛城產也為人謹厚有信質直
無_レ諂自謂寧為夷齊之餓不作景公之富平日
事父母無_レ忤有志不同它時_レ失言之吾心如
此愉色婉容能令親悅矣母嘗欲持經先君手寫
法華全函呈為親沒每遇忌日必躬備饌而祭
則未嘗不落淚兒女在側者相視私謂言又看
彼涕泣乎幼學于相國寺蚤有聰敏嘗嘗作重
陽詩妙壽院時稱北肉山人讀詩嘆嗟即和之

見者莫不歆豔焉于時先君年始十三也及弱冠以警事勢州太守性好檀度以俸餘修刹施僧暇則誦經不嘗以官事懈奉親矣年逾不惑乃辭祿太守留之不可潛入睿山匿影有年誦經之外讀書為友好山佳水為樂後隱洛下杜門掩跡務為儉素淳朴而時々猶供僧家日貧或日子奚不為醫從此或為人治病雅好山水病愈者謝以物必以為遊覽之資爾後醫不復為專養其素讀書每見賢者之迹則有奮然勇

為之心未嘗為屈其志嘗製發願疏而誦經題永無虛日文繁不載于此發願之後凡讀誦滿二千部又常誦壽量品擬酬太守舊恩暮年斷葷腥絕想色境倍加精進切畏小罪雖蠅虱不敢殺尊崇佛像如奉生身每必以麻拂潔之權且無用羽翰之類不使童奴觸之其恭敬尊重皆類于此先君生于慶長壬寅某月某日卒于寬文癸卯九月二十五日乃以某月某日於鳥邊野鐫石記之於乎至哀無文至敬不飾

况余之無_レ文乎不_レ系_レ辭_レ為_レ此也寬文三年癸卯
臘月十七日沙明日德立

